

Ч
итай
ОССИЮ
阅读
俄国

Baiyinchidai Shigezuan

白银时代诗歌选

张冰 选译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У
阅读 俄
ИТАЙ
ОССИЮ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银时代诗歌选 / (俄罗斯) 勃洛克, (俄罗斯) 巴尔蒙特 著;
张冰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5. 8

(阅读俄国)

ISBN 978-7-5060-8376-8

I. ①白… II. ①勃… ②巴… ③张… III. ①诗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1787 号

白银时代诗歌选

(BAIYIN SHIDAI SHIGE XUAN)

作 者: (俄) 勃洛克、巴尔蒙特 等
责任编辑: 简以宁 葛灿红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5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1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8376-8
定 价: 3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刘利民

副主任 刘文飞 邱运华

委 员 (按姓氏拼音)

杜桂芝 梁雪梅 林精华 刘利民

刘文飞 邱运华 隋 然 王宗琥

杨秀杰 于明清 张如奎

| “阅读俄国” 丛书总序 |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已有数百年交往历史，在这数百年间，从《尼布楚条约》（1689）奠定两国边境地区百余年的相对安宁，到《璦琿条约》（1858）使俄国得以窃取中国大片领土，从康熙 1708 年在北京设立“俄文馆”，到叶卡捷琳娜女皇 18 世纪下半期在俄国兴起“中国热”，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再从之后不久爆发的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珍宝岛事件”，到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俄两国的关系起伏跌宕，风风雨雨，直到近年，在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才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中俄两国关系现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俄国的了解和研究，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无疑就是对俄国的深入“阅读”。

阅读俄国，首先就要阅读它的文学和文化。俄国作为欧洲大陆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其文学在 19 世纪中期的勃兴和繁荣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俄罗斯国家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并因而催生出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以普希金为代表的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和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白银时代”交相辉映，而在这两个“时代”的相交处，则耸立着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创作构成的世界文学史上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高峰”。文学以及以文学为核心构成和内在动力的文化，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民族最珍贵的国家财富和精神遗产。

这套“阅读俄国”丛书便旨在诉诸这笔财富，陆续推出一批以俄国文学和文化为对象的翻译和研究成果。本丛书将以三个“开放性”为编选原则和出版愿景：首先是选题的开放性，本套丛书以俄国文学为中心，同时辐射至俄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俄国的语言、哲学、宗教、艺术等，只要是有助于我们理解俄国和俄国文化的成果，均可纳入；其次是出版形式的开放，本丛书不设固定数目，没有固定时限，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所选书目将分别列入三个系列，即“俄国人文学著作翻译系列”、“俄国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系列”和“俄国研究著作系列”，后一系列着重推出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以期赢得翻译和研究间的平衡，实现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间的对话。三是译者和作者队伍的开放性，本丛书由首都师范大学立意推出，编委会由首都师范大学的俄国研究学者组成，但本丛书的选题则面向全世界的同行作者，翻译工作则仰仗全中国的优秀译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建一座“阅读俄国”的专业阅览室，一家“阅读俄国”的读书俱乐部。

“阅读俄国”丛书编委会

| 我的“白银时代” |

我的《白银时代诗歌选》就要出版了，编辑要我写个序，交代一下译这些诗的背景，我于是不由地想起我经历中那个遥远的冬天。屈指算来，距今已经有15年之久了。15年呵，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整个青春了。15年沧海桑田，15载山河巨变，物是人非，然而，我相信我们“彼得堡帮”的每个人，都会对15年前的留学岁月记忆犹新，永志不忘的。而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我自己就是如此：每当工作劳累，想要修整而又总觉得一怀愁绪无从归整时，就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冬天，想起和那个冬天相连的种种人和事，想起我在舍甫琴科宿舍里度过的每一个不眠之夜……

而这一叠稿子，就是那个难忘的半年中的产物。原稿是写在一个绿色封面的俄文练习本上的。坦白地说，当时读过这本译稿的，除了我之外，就只有一个人。这部稿子的由来其实再简单不过：那时候白银时代诗集出版成为了俄国书市“新宠”，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书展书架上，铺天盖地的，是各种版本、各种选本的白银时代诗选。对于那时候的俄国人来说，似乎和我们一样，

白银时代俨然是一个重大发现。经历过 70 多年之久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禁锢的俄罗斯人，忽然意外地发现原来他们自己祖国的文学史上，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宗教哲学与音乐美术，诗歌戏剧与文学艺术……总之，整个俄国文化，竟如回光返照一般，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俄国文化在这短暂的时期里所焕发出来的伟力，足以令后世的一代又一代人无比惊奇无限敬仰。时至今日，俄罗斯文坛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今天一切成功的创作，都是拜“白银时代”所赐；今天俄罗斯文坛每一部优秀之作，都和白银时代这个被一度忽略和冷漠的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银时代犹如被重新发现的“大西洲”，把文化板块之间的裂罅弥补了起来，而一种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也隐然在其中浮现了出来。当时的我，陆陆续续买了许多这类的选本，粗略算来，大概也有十大几种。冬天的夜晚，吃过了饭，打过了球，聊过了天，回到宿舍，心情依然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拿起一本小书，随意翻几页，发现一首打动内心的诗，便不由地在纸上随手译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日积月累，累积到了差不多整整一本。所以，和我的其他东西不一样，这本译诗集不是刻意求工、精雕细刻的产物，也不是按照流派线索按照代表人物顺序排列的结果，更没有出版社的合同摆在面前，而的的确确是十分随意十分任性勘察的一种结果。

但也许这样，反倒更容易接触到诗的“本体”？诗歌，原本就是一种抒情的工具，而情感犹如天上的云，地下的风，来无影，去无踪。诗歌的真谛，也许就躲藏在这种如风一般飞扬，如云一般任性的情绪变幻的七巧板里？习惯于豪言壮语、大言伟辞的我辈，的确需要切换一下开关，好准备接纳这样一种以“小”见长，因“小”见“大”的“特殊”的诗？而我最初之所以被

这样的诗所吸引，大约也真的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抚摸这部旧稿，犹如抚摸自己的过去，每首诗似乎都能令我依稀想到翻译它们时的种种情境。是睡前还是睡后？是打球前还是打球后？是喝酒侃大山前还是侃大山后？也许，确切的背景肯定多数对不上号了，但翻译这些诗，感悟这些诗时的我们——我们的文学的日常生活——却依然历历在目，宛如昨日。那时，不光是我对诗歌音乐感兴趣，其实，在我们这个在民间自然形成的小聚落里，喜欢玄学玄谈，喜欢诗歌鉴赏，音乐欣赏的，渐渐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记不清究竟是哪次，反正，在类似的一次学术沙龙上，有人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提议成立一个“诗会”。诗会的名称就叫“张郎”，但即便理解为“蟑螂”也未尝不可——因为当时的我们，的确是和蟑螂同居一室的：是真名士自风流嘛！此其一也。其二，我们那个宿舍里，蟑螂的确多得不计其数。每当失眠的夜里，睡不着觉的我躺在床上，静静地谛听蟑螂啃嚼着餐桌上的面包。对这种小昆虫，一开始犯急，恨不得把它们一夜之间消灭干净。后来，也就算了吧。大小也是条生命呢！

我在上大学以前写过散文和诗歌，后来，一忙起来，尤其是上大学以来，被纳入学术这条快轨上，连回头张望的机会都没有，渐渐地也就与诗歌和创作，离得越来越远了。每次出国，都会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主要是摆脱了日常工作的重负。出国之后，你会感到自己忽然拥有了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忽然有了无须上课备课的自由，你会感到身心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感到就连思想也开始拥有了飞翔的欲望。你会突然感觉到：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无形中扭曲着我们每个人，让他的本我在现实生活的砥砺下面目全非。“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而彼得堡留学给

予我的最大收获，是让我找回了失去的自我，找回了我自幼喜爱的音乐、诗歌、真善美……总之，是让我发现了“我的白银时代”。

就这样，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夜深人静，在一盏孤灯下，安年斯基、巴尔蒙特、别雷、勃留索夫、勃洛克、古米廖夫、霍达谢维奇、吉皮乌斯、沃洛申、曼德尔施塔姆、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索洛维约夫、维亚·伊万诺夫……带着他们那被历史埋没了许久，几乎已被彻底遗忘了的精美诗作，渐次地，一首首地，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读诗和品味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诗风也和人格一样，千人千面，绝不重复。这些人里面，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索洛古勃、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都属于老年象征派，而维亚·伊万诺夫、别雷和勃洛克，则属于青年象征派。当然，前者按年龄应当和老年象征派那拨人是一伙儿的。我在译诗时，完全从个人初读时的印象和喜好出发，对其所属的流派，并未细加留意。如果按流派分，则接下来应当列举的，就应该是阿克梅派了，而其代表人物，就只有霍达谢维奇和古米廖夫（阿克梅派的创始人）。而被誉为阿克梅派“秘书”的阿赫玛托娃，可能是因为当时她的诗作已经被大量译为汉语（至少以我的阅读经验为依据），反正我居然对她的诗作却连一首也没选。当然，在那以后，倒写了不少有关她的学术随笔。曼德尔施塔姆这位阿克梅派的第一小提琴手，选的也不多。这里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怎么读懂吧。未来派我只译了国内以前较少予以关注的赫列勃尼科夫，但也只译了少许几首，原因是太难。他的诗几乎是不可翻译的。我想我充其量也只翻出了他的逻辑和语义，但其音乐精神，恐怕只能付之阙如了。总之，这里选择诗人的原则，无非是译诗者个人的喜好和品味，并非对

白银时代诗人的一种客观公正的介绍。写诗是一种富于个性的事业，译诗同样也自然比较注重译者的个性，所以，这样一种选择应当不会被指责为偏颇吧？

安年斯基也许算得上“悄声细语”派的鼻祖：他直到逝世时，都从未以“诗人”名世，关于他，当时的人们只知道他曾经担任皇村中学校长，学区督学，是一个以讲授古希腊罗马文学为职志的老师而已。直到他死后，他的诗才渐渐开始腾名于文坛。他的诗作和他本人一样，谦抑而又内向，平和而又宁静——和他一生的作为相互表里，互为映照。有人把安年斯基划分到象征派队伍，但也有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他是阿克梅派的鼻祖：认为阿克梅派诗学即导源于他。但无论如何把他划分到准象征派阵营里应该不会大错。他的诗犹如静物写生，往往于静态的描写中透出一种深刻的哲理，从中可以令人感受到他所受的古典教育的深厚韵味。

如今在中俄两国的文学界，对于白银时代已经有了大致比较清晰的界定，因此，对于哪些诗人可以入选，也就有了比较清晰的标准。本着这一标准，则本书选诗很多的洛赫维茨卡娅，也许根本就不可以入选。这是单纯从时间上说。从风格上说，则她似乎也与后来崛起的颓废派-象征派略有不同：她身上白银时代初期那种强烈的新浪漫主义气息，弥漫在其诗歌的每一个意义空间里，浓得化也化不开。但无论如何，她确实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女诗人。她除了是那个时代最早腾名于诗坛的女诗人外，还是嗣后成为著名女幽默小说作家的苔菲的胞姐。从这里笔者随机选择的这些诗作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这位感情细腻的女诗人的特点：感情丰富，想象力充沛。

在这样的诗歌选集里，突然看到伊万·布宁的名字，的确不

能不令人稍稍感到有些意外。布宁作为一个散文大家，作为俄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不但会写诗，而且会写一种具有民间风味的特殊的诗，这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殊不知布宁早年就是以写诗走上文坛的。只是由于后来他的小说写得太出色，才把他的诗名渐渐淹没了而已。我在翻译他的这类小诗时，不由自主地采用了一种民歌体，不知是否和原作的风格差相仿佛？得失之间，未来的读者想必当有自己的评断。至于我自己，在翻译布宁的这些民歌体歌谣时，却不由地把他他在俄国各地的漫游，在俄国社会底层的漂流，和高尔基的漫游俄国类比，二者似乎都带有一种民间和地方的气息。

和布宁相仿，梅列日科夫斯基以他后来的建树，同样以散文见长。30年代在国外侨居期间，曾和布宁一起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最终却名落孙山，布宁成为那年的不二人选。尽管如此，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散文创作仍然颇有实力，以致淹没了他的诗名。众所周知，他的代表作是传世的历史题材三部曲，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再现中曲折地表达了作家自己的史识。就其个人而言，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诗作的确比散文逊色，但其诗作的理性化色彩成为不容抹杀的个人特点。偶有佳作，也以理性和知识性见长。读他的《美的颂歌》令人油然想起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让人亲眼目睹以爱与美之化身著称的维纳斯如何在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大潮中诞生于人的意识中的，成为寄托人类对于女性美的理想的象征符号的。这首诗的精神和白银时代息息相关，声气相求，无疑是对由索洛维约夫作为一个宗教哲学命题提出的“永恒的女性”和“索菲亚学”，而和由勃洛克、别雷和小索洛维约夫在诗坛上的“探索金羊毛”之旅相互呼应。不了解这一点也就难以理解何谓白银时代的文化精神，不了解嗣后

的文坛，何以会有勃洛克的“美妇人”诗歌系列，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格医生》里代表永恒女性和俄国文化女神的拉拉形象。

作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夫人，女诗人吉皮乌斯在当时诗坛的名气，甚至远在其丈夫之上，以致被人冠以“俄国诗坛的月亮”之美称。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吉皮乌斯把写诗当作“灵魂的祈祷”的观点更接近抒情诗这种体裁的本质。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更多地记住了作为诗人的吉皮乌斯，但却对于作为批评家的吉皮乌斯，作为“新宗教意识”运动的共同发起人的吉皮乌斯，却不甚了解。她的《上帝的造物》充满一种特殊的宗教圣徒般的悲悯天下众生的情怀，是不是发生在那个遥远的世纪之交的“新宗教意识”运动在诗人心海里划下的印痕，作为译者的我是绝对不敢妄言的。但这种精神却与我翻译此诗时俄国的文化语境恰相吻合：和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说也是一种宗教乌托邦，在现实中是绝对行不通的。但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的理想，却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它可以成为指路的明星，告诉人类怎样继续前行。

古今中外，多有只凭一句诗而名世的诗人。其实，在浩瀚的文学史上，能有一句诗传世已经是相当不易：诗海茫茫，多少无病呻吟沉落忘川。勃留索夫曾经大发感慨：将来人们写文学史时，关于他如果能写上一行字，他就于愿已足。平时给人以大言炎炎印象的诗坛大腕勃留索夫尚且如此，其他人又当如何？如果不是“满城风雨近重阳”，谁知道诗人潘大临何许人也？念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谁能不连带想到它的作者艾青？当心中浮现出“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时，顾城的名字也就浮上心

头。的确，名诗犹如诗人的身份证和名片，历史往往凭借这张名片来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诗坛的名人殿。而凭借一句“我向往世上没有的东西，世上没有的东西”而享誉诗坛的吉皮乌斯，也许只凭这一句诗就可以留名诗史了。这句诗的意义已经经过一代代读者的“增益”而“繁殖”出多重含义出来：人偶然降生在人世，睁开眼睛才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完善不完美，于是，开始对一些超越俗世的价值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彼岸之光开始照亮了他人生的旅途，于是，今生的苦难也就有了目标和方向，因为前面有理想之光照耀，使得现世的苦难和承受都有了意义。当然，这句诗刚开始在吉皮乌斯头脑里形成时，诗人自己未必想得有这么深广：事实上当时这个年仅14岁的任性贵族女孩子，不过是因为家中的女仆不给她买她非要不可的商场的女体模型而大发其火愤而写下的。但是，诗人未必然，读者却可以未必不然，而且，也有权在本着自己的思路给予其以自认为合理的解读。诗歌一诞生，就脱离了其作者，开始了自己的生命历程。难道不是这样吗？

诗人巴尔蒙特常被人看作一个唯美派诗人，他的长期被埋没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由于这一点。然而，在我们这个金钱拜物教的社会里，唯美正是抵抗金钱至上和小市民意识的一个坚强的避难所。在犬儒主义兴盛的时代，唯美是拯救人灵魂的一剂良药。如果一个人只喜欢诗歌未必能为巴尔蒙特所吸引，但一个人如果既喜欢诗歌又喜欢音乐而且恰好又懂一点儿俄语的话，那么，他的心不被巴尔蒙特所俘虏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巴尔蒙特诗歌中所身体力行的这种音乐精神，实际上和古典文化息息相通：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身上，就洋溢着这样一种超于哲学之上几乎与哲学的本体相等的音乐精神。巴尔蒙特驱使语词犹如在妙用音符，

他的诗不仅有画面感，而且也具有着浓浓的音乐性、旋律美和节奏美。当年，整整一代人拜倒在这位“诗国之王”脚下，就是因为他的诗歌这种无与伦比的音乐美。巴尔蒙特对此心知肚明，他曾颇为自负地宣称，在俄国诗史上，论诗歌的音乐美他可以说是超迈古人，冠绝一时，后无来者。的确，巴尔蒙特笔下的好诗是能让人过目难忘的。去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翻译家大会期间，我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中，用原文和中文朗诵了巴尔蒙特的《无题》：“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蔚蓝色的原野。……我也仍将歌唱……我要歌颂太阳，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来自不同的国度，母语也各个不同，但我从他们会意的眼神和频频点头中意识到：他们听懂了巴尔蒙特，也听懂了我用中文阐释的巴尔蒙特。

记不清是哪一年，反正是我的一位搞英美文学的小同行在的时候，他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诗歌网站，叫灵石岛。本来，闲聊时偶尔谈及，谁都不必当回事。但我却忽然发现把我当年的译稿交给他不也挺好吗？这不也是让这些诗篇与读者见面的方式之一吗？于是乎，我的这本译诗集很快便被揭载，被这家网上诗国所接纳。反响很快就来了：有人来电话说，看到我的译作了，还有的说自己在论文中引用了，还有的说译得挺好的。我知道这都是大家客气，对我的鼓励而已，不可当真。实际是我通过这么一个公共平台，把此前人们所知不多甚至毫无所闻的一个诗歌主宰的辉煌时代，向中国诗歌爱好者做了个介绍，挂一漏万，选择失察之处，所在多有，在我作为一个译者来说，只能算是“不虚此行”，聊胜于无，差可告慰而已。这次把它正式印出来，也是对过去之我的一个纪念，是今天之我送给过去之我的一个礼物而已。

的确，说起来 15 年前那次去俄国的文化之都留学进修，这本译诗集算是我那次唯一的成果。我那次去，时间选得不好，圣彼得堡金色的秋天没赶上不说，倒是和俄罗斯的白雪公主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个俄国的北方之都迎来了白雪公主的降临，送走了白雪公主，还没来得及和春姑娘见一面，就匆匆回国。在这半年时间里，没有什么学术讨论会，也没有什么旅游项目，浏览新购的书籍，有了感触便随手写几笔，译诗就成了我打发时间、消除寂寞的不二法宝。也正是这些早已逝去的诗魂，伴我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我在那里的时候，时差始终都未调整好，一夜夜失眠。有一次，天还黑洞洞的，怎么也睡不着的我一气之下出了门，穿过马路，走进森森然的斯摩棱斯克墓地。奇怪，居然不觉得怕，后来才有了怕的感觉，因为在我穿行墓地的一路上，身边时时有被惊扰的野狗窜出来，而被惊扰的流浪汉披着大衣，悻悻地走开几步，另找个地方安身。我从正门出来时，天才蒙蒙亮，依稀看见墓地正门口的金字招牌，这才知道普希金的奶娘阿琳娜就葬在这里，还有白银时代的大诗人勃洛克，也长眠于此。这才醒悟到，原来刚才竟然与这位大诗人“擦肩而过”，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好在，我们住的瓦西里岛，就是当年勃洛克活动的地方：他的美妇人系列、陌生女郎系列组诗，都写于此，都和这里的风景名胜息息相关。也许，正是普希金城——皇村中学——“俄国诗人的摇篮”，也许就是勃洛克生前每日徘徊踟蹰的瓦西里岛的诗魂，给我的译诗注入了一些灵气和生气？

往事绝非云烟，这本小书就是明证：她是今天写给昨天的一件证物。但愿她的每位读者都能从中找到和发现自己的“白银时代”。

张冰 2015 年 4 月 7 日于莫大主楼 B 区 708 (右)

| 目 录 |

我的“白银时代” / 001

安年斯基 / 001

巴尔蒙特 / 015

别雷 / 061

勃留索夫 / 068

勃洛克 / 094

布宁 / 117

杜勃罗留波夫 / 119

格·伊万诺夫 / 121

古米廖夫 / 123

赫列勃尼科夫 / 141

霍达谢维奇 / 154

吉皮乌斯 / 171

库兹明 / 211

洛赫维茨卡娅 / 219